

土仰迷聖蹟何得稱傳作三神紀第二金壇
 華陽洞天金陵地肺福地相括真人所謂養
 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雖百世可知也集諸
 山水洞穴作括神區第三觀方平海中揚塵
 之論令成華表去家之語是知仙聖按行民
 間亦嘗咄咄古今之異玄蹤所在不與陵谷
 遷變者幾希作稽古蹟第四上清經法下教
 出世始晉興寧二年紫虛魏元君降嘏瑯琊
 王公府舍人楊君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
 史許君父子其圖錄秘非盟跪不傳今疏篇
 目使學真之子略見曉焉書論附名其左作
 道山冊第五初元始七傳而至紫虛自紫虛
 積于今四十五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河東
 柳識故云道門華陽亦儒門涑泗作上清品
 第六劉向云天有神司仙人充之洞宮官停
 自真詰玄通記傳出時運變易應有遷補譬
 如同禮儀儀不復相同神道幽速非世所知
 作仙曹署第七山源曲而有容高尚求志之
 士棲遁其間不可殫紀所來古今卓行之著
 明者若夫深賤無為潛升晨景則為得而名

作采真游第八魏晉六朝館宇散居林麓唐
 宋始勅改宮觀之盛奉祠祝釐此其地也作
 樓觀部第九丹砂寶氣金玉華津人服之而
 引年易質其清潤積久發於芝英草木神異
 而靈長信物理之固然作靈植檢第十碑銘
 書刻載道之舟車也真人手澤猶得模楷而
 立德立功立言者文亦在茲手作錄金石第
 十一古人采詩蓋有關名教山中賦詠散逸
 既多此皆絕妙好辭足麗於飛空誼歌之末
 作金薤編第十二終焉是志之作不問今昔
 一行一言錄其至善其或傳事謬撰辭蕪
 惡如指担一無所取非脫遺也於戲太史公
 稱天下名山南華稱博真人若句曲兼二
 者蓋千數百年蒸鬱流光未有若斯之感者
 也後之學士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無小
 無大查是皆以清靜為本尚有微於斯文哉
 大元天曆元年歲在戊辰十二月二日嗣上
 清經籙四十五代宗師洞觀微妙玄應真人
 劉大彬序

茅山志卷之一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詰副墨

漢詔詰

天皇大帝授茅君九錫玉冊文漢末

壽二年大歲庚申
八月十八日巳酉

惟盈虛擬遠朗幽眈妙玄爰自童蒙散髮北
 山靜心林澤積思求神登峻履谷艱尋師門
 櫛形絕崢投軀萬津丹誠率往肆其天然遂
 造明匠迺受靈篇翦髮祝跪踐首截身帶索
 自樂不恥飢寒所適惟道所保以真情昭上
 帝感激太玄今敬授盈位為太元真人領東
 嶽上卿司命神君
 君平心格正秉操金石丹心矯衆棲神高睨
 今故報以玉鉞綠旌八威之策使征伐邪源
 折衝萬神其君寒凍林谷味玄仰真思激窮
 岫啓心精誠今故報以紫髮之節竊數華冠
 使君招驅千靈封山召雲其君棄家獨往雜
 親樂仙契瀾嶮試冬袒山川今故報以繡羽
 紫帔丹青飛帟使君從容霄階劈命玉真其

卷一

六

君步驟林藪足履危仍心耽志尚曾不憚
今故報以斑龍之興素虎之軒使以浮安太
空飛輪帝庭君披襟併景寒露霜雪心求
明真不戰不慄今故報以曲晨寶蓋瓊閣綠
室使君游盼九宮靜神溫密其君速遁秀榮
無疲於心潛形幽嶽精思萬林今故報以執
神流火靈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通音上清
其君真心高靜淫累不經素挺皓暎內外坦
平今故報以錦旌繡襜白羽玄竿可以呼召
六陰王女侍軒其君慈向卑物陰德萬生盡
動之毛皆念經營今故報以鳳鸞之嘯金鐘
玉磬可以和精神虛館樂真儔靈其君飢渴養
神艱辛求真萬物不能致其惑千邪不能毀
其淳今故報以紫琳之腴玉漿金壺可以壽
同三光刻簡丹璫其君標領清玄紫緯八映
心暉重離神躍太霞寶真人之長者故以太
元為號九德既備積感太微天人虛因不期
同歸今酬九事以報往懷君心神方朗四靈
所棲丹真啓煥秉直不回正任全固鑿無照
微今屈宰上卿總括東嶽又加司命之主以

領錄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出入太
微受事太極也治宮赤城玉洞之府盈其蒞
之動靜以聞

太上遣齋紫素之書策中君文曰始
三年歲
在丁未

太上有命天真書言咸陽茅固家于南關厥
字季偉受名當仙位為定錄兼統地真使保
舉有道年命相關勤恭所蒞四極法全宮館
洞臺治丹陽句曲之山固其勗之動靜察聞

紫素策小君文曰

盈固弟秉挺素該清雖既及正思微徹誠斷
識六天才穎標明今屈司三官保命建名總
括岱宗領死記生位為地仙九宮之英勸教
童蒙開導方成教訓女官授諸妙靈治法百
鬼典崇校精關祭水源江河流傾封掌金谷
藏錄玉漿監植龍芝洞草夜光治良常之山
帶北洞之口鎖陰宮之門秉其勉之動靜以
聞
右文梁普通三年刻石華陽南洞九錫碑
見聞金石篇

齊梁詔詰表

齊武帝答陶隱居入山詔

卿遣累卸粒尚想清虛山中閒靜得性所樂
當善遂嘉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仍賜帛
十疋燭二十挺

又別勅

朕月給上茯苓五斤白蜜二斗以供服餌

隱居解官表

臣聞堯風冲天穎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
地商陰峻發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文
年任宜留榮學非待祿恒思縣纓象闕孤
耕壟下席月澗門橫琴雲際始奉中恩得
遂丘壑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
關故鄉就望瞻言興念臨波瀉淚臣舟棹
已邁無緣躬詣不任攀戀之誠謹奉表以
聞

梁武帝答隱居論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為異紙卷是出裝書既
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
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書無甚極細書樂毅

論過微羸健恐非真蹟大師歲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二者已經至鑿此外便無可付也

隱居與武帝論書表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嘉贊夫以合心之美實伺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為下理用成工每惟中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與所恨巨沉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為五非但字字注目過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酬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為措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不以啓適伏蒙二卷伏覽標帖皆知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能久停已就摹索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伺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辯復得修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大師歲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冥題中精要而已

再答後啓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嫌云云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畫短則法臃腫點筆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形慢拘則之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濛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之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遠值筆連斷觸勢牽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宛婉峻峻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耳耳六文可工亦當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譚吾少來迺至不鮮當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熟隱具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樂毅論惡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歲贊過為論弱許靜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以喻如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皆間細楷兼復兩玩先於都過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蹟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唯覺勢力驚絕謹以上聖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雅急就章二篇古法緊細近朕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註出裝者皆擬齊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已久分本不敢識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二條更得預出裝之例可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用悚息近初見卷題云二十三已欣其多今者賜書第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餅所汲良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實以過幸若非殊恩豈可融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

可看題願作主書史晚愛法又羨典掌
之人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
天壤區區唯充志五欲實可愧恥每以為
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
翻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歎默不

敢復以虛聞塵觸謹於此題事遂成煩黷
伏願聖慈照錄誠慊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同所未可知悉
可否耳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靜書觀所送靜
書諸字相附近二紙靜書體解雜便當非靜
書復當以點畫波擊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
可倉卒連於篆楷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蹟
并摹者並付反

一一卷中有雜蹟謹疏法知別恐未允悉
衷并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精慮
悚悻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
餘條並非用准叔夜威聲二篇是經書體
式追以單郭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
少前旨唯有四卷此似是宋元嘉中撰集
嘗曰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石之迹不過

數首黃庭勸進像贊洛神此等不容猶得
存者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按此卷是右軍
書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迺極勁利而非
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歲大雅吟用意

甚至而更成小拘束迺是書扇頭屏風好
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請言一紙此書

一紙是子敬書後又治醜骨方一紙是
敬書亦

右四條非右軍書

第二十四卷今見有二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

者唯有十一條皆非甚合按此卷是右軍書
初二年一紙是後人謬襲告墓文一紙許
先生抱懷幽痛一紙是張五月十一日一

紙是王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
凡一篇五後不復展一紙是子便復改
月一紙是張五月十五日錄白一紙亦
書治效方一紙是謝

右十條非右軍書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任靜
書如別比方即可知王泚張澄張翼謝安
書公家應有

鍾王迺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
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
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
是鍾法今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
者當遣送也

啓伏覽書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
書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

情極頓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濡肌
不沉泉夜唯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
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
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亦自隸
絕論旨所謂殆同一機神寶曠世莫繼斯
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
真方弘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屈比世
皆尚子敬元末繼以齊代名實脫略海內
非唯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
所可熱澀而不滿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

茅山志卷之一

舞自跳未足逞泄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
 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
 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翊以
 學往來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已應聞
 知摹者所裝字大小不堪均調郭者延尚
 可恐筆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跡
 隨矣所奉三紙伏猶字跡大覺勁密竊恐
 既以言發意則應言而心隨意運手與
 筆會故益得諧稱下情歡仰實奉愈至世
 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蹟常以歎息皆好望

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云
 真蹟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
 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
 行脫蒙見賜實為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
 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垂旨
 以黃庭像贊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
 之蹟今不復希請學鍾妙仰惟殊思

又啓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稱凡厥好述
 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

第一十四

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
 世中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
 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做此人書故遂成
 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顯足使衆識頓悟於
 逸少無末年之識既研近聞有一人學研
 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
 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不審前後諸卷一
 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
 至年末問否此澤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
 觀

武帝答進玄通記手詔

省疏并見周氏遺蹟真言顯然符驗前語二
 三明白益為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
 一二唯增降數二十二月

隱居進周氏玄通記啓

某啓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禁
 無由即得啓聞今謹撰事蹟凡四卷如別
 上呈但無覆郵疑網不早信悟追自咎悼
 分貽刻責淵文口具陳述伏願宥以闡情
 謹啓

第一

五